

国际大奖小说
升级版



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

屋顶上的小孩

[美] 奥黛莉·克伦毕斯 / 著 刘清彦 / 译

当我们爬上屋顶时，既可以抬头看天上的浮云，也可以低头看地上的人行走；可以流泪，更可以看清自己身上正在生长着的节节疤疤，哪怕太阳会灼伤我们的皮肤……



新蕾出版社

屋顶上的小孩

Getting Near to Baby

作者：[美国]奥黛莉·克伦毕斯

译者：刘清彦

作者简介

奥黛莉·克伦毕斯 (Audrey Couloumbis) ，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州。本书中浓厚的南方气息正是她实际的生活写照。她的祖母来自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大家庭，而外祖母则来自于路易斯安那州。在她的年龄比书中的女主角薇拉稍小的时候，有一位姨妈失去了自己的小孩儿，她清楚地记得那件事情对整个家族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。虽然她姨妈的小孩儿是死于纤维性囊肿，但是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内，邻居一个小孩儿因为喝了不干净的水而感染细菌性疾病致死。正是这些记忆碰撞出写作这部作品的灵感火花。然而，真正影响她写这本书的，还是她在童年时期与家族长辈的相处经验，就像书中的薇拉一样，她也成长于一个刚开始时忽略培养她的独立性，后来却让她有充足的时间发现自我的家庭。《屋顶上的小孩》获得2000年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。

目录

[第一章 清晨](#)

[第二章 一丘之貉](#)

[第三章 恼人的派蒂姨妈](#)

[第四章 诸事不宜](#)

[第五章 压不碎的坚果](#)

[第六章 朋友止步](#)

[第七章 宝宝死后](#)

[第八章 参观地道](#)

[第九章 一荚两豆](#)

[第十章 温莱特太太的女儿](#)

[第十一章 派蒂姨妈的好主意](#)

- [第十二章 圣经学校的一天](#)
- [第十三章 派缇波恩小姐的风波](#)
- [第十四章 小猪商店的腌黄瓜](#)
- [第十五章 深思](#)
- [第十六章 游乐园的一天](#)
- [第十七章 米莉来了](#)
- [第十八章 宝宝上天堂](#)
- [第十九章 派蒂姨妈驾到](#)
- [第二十章 霍伯姨丈](#)
- [第二十一章 最后的导火线](#)
- [第二十二章 劝说](#)
- [第二十三章 落单的派蒂姨妈](#)
- [第二十四章 派蒂姨妈的领悟](#)
- [第二十五章 长久等待的结束](#)

第一章 清晨

派蒂姨妈真是受够我了。

昨天晚上她这么对我说。当我准备上床睡觉时，就觉得肚子隐隐作痛，在床上翻来覆去，一整夜都睡不着，所以才爬到屋顶透透气，看看新鲜的空气是不是能让我觉得好一些，可是，痛苦的感觉到现在还是没有消失。

不一会儿，贾柏太太从我面前跑了过去。谁晓得一个已经五十岁的老女人居然还会这么早起，趁着天没亮时跑步？她先是从我面前跑过去，然后又折回来，在马路上原地踏步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我一句话也没对她说。

她跑上前来，摁了门铃。我听见门铃丁当作响，也听见她的鞋底儿蹭着前院的石板地所发出的沙沙声。我的肚子又开始痛了。

没有人应声。

几分钟后，她又摁了一次门铃。屋里的灯光乍亮，在草地上投射出一个泛黄的方块，像是个反转颠倒的光影。沙沙沙，前门被打开了，

派蒂姨妈的声音打破了清晨的静谧。

“贾柏太太，有事吗？”

一阵窃窃私语，接着是派蒂姨妈的抱怨，然后又是一阵交头接耳。我用胳膊紧紧地抱住膝盖，不敢轻举妄动。很快的，贾柏太太又上路了，头也不回地继续跑步。

前门砰的一声关上了。

我的心就像是一条垂吊着重物的绷紧的线绳，我不喜欢这种感觉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黝黯的天际透露出粉彩般的朝霞，淡紫色的光束就像是人的手指从云端里伸出来。我抖擞起精神，全神贯注地凝视着这些出现在天空中的“手指”逐渐地消逝了，最后被东升的旭日完全吞噬。

然后，精彩的时刻到来了。

橙红色的光晕浮现在空中，颜色深而强烈，就连我的心也几乎要被这道猛烈的光穿透击碎。渐渐的，我看得越来越清楚，但是因为实在太热也太刺眼，所以只能注视光晕的边缘。即使在我移开目光，将视线转到四周的暗淡中时，这鲜明的色彩依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，并在我的血液里澎湃翻涌。它已经被我吸收了。

此时，邻居们也纷纷醒来。不远处响起了一阵电话铃声，可能就是派蒂姨妈的电话。两辆小卡车从松林中蹿出，朝着贾柏太太慢跑的方向行进。一只狗汪汪地叫着。隔壁的毕多太太放出她养的猫，后门生锈的弹簧先是发出嘎嘎的声响，随即被重重地关上。我听见一个闹钟在放声大叫，另一个旧式的挂钟也不甘示弱，当当地回应着。

前门又倏地被打开了。“薇拉，你在那里干什么？”

看日出啊，我心里这么想。

只不过是爬到屋顶上看日出，这是我所能做的解释。

“我知道小妹也和你在一块儿。”听派蒂姨妈的口气，仿佛我有一个天大的秘密。小妹是在这里没错，因为她是我的小跟班，这是每个人都知的事。

“薇拉，你是不是在故意装聋作哑，根本没把我的话听进去？”

没有人敢对派蒂姨妈装聋作哑或视而不见，这才是一件真正麻烦的事。她的声音实在太特别了，你根本不可能忽略她的存在。

我脱掉凉鞋，让脚贴在屋瓦上，这样一来，才不至于一下子滑下去。小妹也光着两只脚丫子。我缓缓地往前移动，感觉屋顶好像被洒

满了粗盐，有许多粗糙的颗粒一直在摩挲着我的短裤和皮肤。我通常不喜欢太靠近屋顶的边缘，因为我知道自己将会看到些什么，然而现在，我却正在这么做。

我俯身向下探望，派蒂姨妈也正仰起头向上看，头发上还捆绑着发卷。她矮矮胖胖的，穿着棕色的绒布浴袍，看起来非常笨拙。从两层半楼的高度向下看，她的脸有如一块浑圆的大树桩。

当派蒂姨妈瞥见我的第一眼时，她一脸的恼怒顿时化为惊慌的神情，她高高地举起手，像是在风中摆动的粗短的树枝，不停地挥舞着。“不要动，给我乖乖待在那里！”她吃惊地尖叫着。

我照办。

其实，我只不过是想要移到一处可以看见她的地方而已，要不是她不肯穿着拖鞋踏进前院，我也不必坐得离屋檐那么近，因为她害怕自己如果一脚踏进湿漉漉的草坪，地上的蜒蚰会吸住她的脚。她是对的，这种情况难免会发生，派蒂姨妈的草坪上的确有不少可怕的蜒蚰，但是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听说过有人因为被蜒蚰吸住而丢了性命。

接下来，她表现出一副掌控全局的模样。“你不可以再向前靠近了，要不然就会掉进院子里，摔得头破血流。”

小妹亦步亦趋地跟在我身边，慢慢地向前滑，甚至还略略超过我一些，现在，她已经完全可以看清楚那个不断对我们尖叫的派蒂姨妈了，而派蒂姨妈也因此更加激动。

我紧抓着小妹的睡袍，以防万一。然而，她已经走到尽头，无法再向前移动了。我们曾经像这样冲下一个比这里还要陡峭的山坡，感觉十分有趣。尽管我们已经非常靠近屋檐，可是却一点儿都不害怕，就连我的肚子也不再像刚才那么痛了，仿佛这座屋顶就是一只正在打滚儿的大狗，在翻滚中随时会把我们当作跳蚤弹出去。

“小妹，”派蒂姨妈开始用甜言蜜语哄她，“乖，小妹，你会听我的话，对不对？”

这番话对小妹一点儿用处也没有，因为她只听我的话，而且，小妹根本就不讲话，她曾经说过话，但是现在却不再开口了。

第二章 一丘之貉

自从宝宝死后，小妹就再也没有开口说过一个字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曾经试着和她说话，但是不管我问她什么问题，最后得到的回答不是摇摇头，就是耸耸肩。接着，我又试了一些其他的办法，例如事先告诉她我打算用冷藏面团做饼干的计划，然后假装忘记，看看她是不是会提醒我。

不过，看样子，小妹对饼干似乎不太感兴趣。

此外，我也曾经试着假装自己必须有人来帮忙，数一数晚餐所需要的黄瓜数量，或是算一算母鸡们一天会下多少个蛋。然而，小妹每次凝视我的眼神都让我觉得，把生命耗费在引诱她做一些她不想做的事情上，根本就是徒劳无功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不死心，夜以继日地努力，终于有一天，小妹愿意和我沟通了，她以一根手指代表“不”，以两根手指代表“好”，用摆动手掌的方式表示“也许”的意思。如果有必要说明数字，她就会伸出自己的十根手指，以每一根手指代表十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思。当她想要加强语气时，就会同时火速亮出十根手指，坚决地表示“不要”！或是以十根手指连闪两次来表示“太好了”！

自从我们来到派蒂姨妈家以后，小妹就很少有机会用她的手指表达自己的意愿了，这让派蒂姨妈感到非常紧张。其实，小妹并不是故意的，因为派蒂姨妈每次总是紧紧地攥着小妹的双手，不断地叨念。如果有其他人在附近，姨妈就会刻意提高声调，并且拉着小妹的手，不让她举起手来，以免小妹的举动引起别人的注意。

“那两个小女孩在做什么？”我们的邻居毕多太太说。她是一位你在这种时候最希望见到的温柔女士，不但烤饼干的功夫一流，甚至任何东西只要经过她的手，都会变得活灵活现，栩栩如生。

“你自己不会看哪，她们爬到屋顶上去了。”派蒂姨妈说。

她实在不应该以这种口气和毕多太太说话，这会伤她的心，但是，派蒂姨妈就是这副德性，就算是有人曾经提醒她必须敬老尊长，这些话也早就被她置之脑后了。小妹慢慢地向后倒退，直到派蒂姨妈再也看不见她为止，接着，她开始向毕多太太挥手。

“她真是可爱的孩子。”毕多太太赞叹地说，她深受小妹的爱戴和欢迎。

“她是个小恶魔。”派蒂姨妈断言。虽然她是故意要说给我和小妹听的，但是毕多太太也听见了。

小妹躲在我的身后，微微斜侧着头，垂帘般的长发偏向一侧。“她是在说我，不是你。”我轻声地对她说。

毕多太太真是个大好人，她再度为我们解围，“你不是认真的吧，派蒂。”她说这句话的意思，并不是要让派蒂姨妈对自己所说的话产生罪恶感，而是要给她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毕多太太实在太有趣了。

但是，派蒂姨妈才不吃这一套呢，她仍然横眉竖眼地瞪着我，让我不得不向后缩一缩身子，别让她再瞧见我，否则，她那张可怕的脸可能就会一直出现在那里。

“派蒂，你该不是认真的吧？”毕多太太又试了一次。她可能一点儿都不知道，当事情不顺派蒂姨妈的心意时，不但会令她火冒三丈，更糟的是，如果派蒂姨妈发现人家是在批评她，那就更可怕了。

“我是认真的，”派蒂姨妈说，“真的，我带她们才不过三个礼拜，她们就快要让我发疯了。”

这倒是让我大吃一惊，我还以为只有自己和小妹是在度日如年呢。

在屋顶的下方，派蒂姨妈依然怒气冲天，语气尖刻地对毕多太太说：“要是你一大早就被贾柏太太叫醒，然后对你说，你的外甥女爬到屋顶上准备跳楼，你会作何感想？”派蒂姨妈开始展开攻势，我想，毕多太太这会儿可能需要我下去为她解围了。“还有，波特太太也一大清早打电话来对我说，我家的屋顶上落着两只猫头鹰，真是太可笑了，你受得了吗？”

派蒂姨妈一跺脚走进屋里。

这个波特太太我也认得，她是个超级大忙人，不但如此，她还有着十足的想象力。我想，这对她来说或许是值得称道的地方，因为我非常喜欢听她说长道短地谈论那些愚蠢的八卦消息。至于贾柏太太以为我要从这里往下跳，那就实在太离谱了。有眼睛的人都该看得出来，我们已经和派蒂姨妈住了三个礼拜了，要是真待不下去，早就想不开了。

第三章 恼人的派蒂姨妈

当派蒂姨妈将我们接到罗利镇来的时候，第一件事就是带我们去买新衣服。“小可爱装”，她总是这么说，把我们当成洋娃娃一样。其实，她满脑子只有条纹T恤和白棉衣，还有那些被称为露营短裤的东西——裤管宽松、底口收拢，上面还有许多口袋。

小妹和我完全没有表达自己好恶的机会，也就是说，除非派蒂姨妈问起，否则我们绝对不能表示自己的意见，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她付的钱，而她是永远不会开口问的。派蒂姨妈非常清楚地知道该让我们穿些什么。

当她采购完毕，我和小妹自头顶到脚底下踩的皮凉鞋，这身打扮看起来简直就像是派蒂姨妈的缩小翻版。她将我们身上原本穿的衣服全部扒光，只让我们穿着小内裤光溜溜地站着，然后开始对我们进行改头换面的工作，仿佛我们身上所穿的那身衣裤，已经有一个礼拜没有清洗似的。她蹑着手脚将它们全部打包丢进纸箱里，束之高阁，不准我们再碰那些衣服。

“你们不觉得自己就像小纽扣一样可爱吗？”当我们将一身新装穿戴完毕时，派蒂姨妈得意洋洋地说。

“谢谢你，派蒂姨妈！”我面无表情地回答。我知道自己至少该表现出一点儿感谢的热情，但是说真的，我这辈子从来没想过自己要像颗小纽扣一样可爱，况且，那双皮凉鞋已经把我的脚指头磨出泡来了。

“你不觉得她们看起来就像是两枚闪亮的新铜板吗，霍伯？”派蒂姨妈问。

霍伯姨丈从报纸后面探出头来，“嗯，像两枚新铜板，也像两个胖水饺。”

派蒂姨妈似乎对每个人都这样专制，甚至连霍伯姨丈也不例外。说到霍伯姨丈，他实在不太喜欢人家叫他霍伯。妈妈说，这个称呼竟是派蒂姨妈叫响的，她从高中的时候就这么叫姨丈了，没过多久，每个人也都开始霍伯长、霍伯短地叫个不停，听起来就像是童话故事里的小精灵。不过，霍伯姨丈后来也就习惯了，因为他真的就像小精灵一样和蔼温柔。

然而妈妈说，可悲的是，派蒂姨妈从来没有为人母的经验，换句话说，她从来就没有生过小孩。可是就我个人来看，我不觉得这有什么

么可悲的，当了她十三年的外甥女，我完全看不出来派蒂姨妈有为孩子任劳任怨的心肠，她只不过是想要个可以让她穿衣打扮的洋娃娃罢了。

就在我们上街购物的那一天，派蒂姨妈带我们去一家餐厅吃午餐。餐厅里的热食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美食，有炸鸡、肉片、煮青豆，还有渗透着浓浓汤汁的肉丸子，这些都可以随意取用。此外，在冷食区里也有成摞的三明治摆在盘子里，而且每一份三明治都用干净透明的塑料袋包裹着。

小妹和我都决定只拿一份三明治，因为我偷偷地跟她说，三明治可能比较便宜，况且，今天已经让派蒂姨妈花了不少钱。于是，我拿了一份鲑鱼三明治，为小妹挑了花生果酱三明治。

“哦，不，千万不要随便在外面吃鲑鱼三明治，它可能会不新鲜。”当派蒂姨妈看见我们所挑的三明治时，又开始唠叨起来，“最好吃火腿奶酪三明治，这比较保险。”

接着，她又转过头去，在小妹的耳边低语：“你要不要吃火腿奶酪三明治？如果你只挑花生果酱三明治，别人还以为我们吃不起更好的呢。”

现在，我终于搞清楚派蒂姨妈警告我不要吃鲑鱼三明治的原因。我很庆幸她能够告诉我这些，因为我从来就不知道外面的鲑鱼三明治吃起来不太保险，很显然，外面还有很多东西也吃不得，这件事我倒是没有认真地想过。但是，如果单单是为了想要证明我们花得起钱而放回花生果酱三明治，那实在就有点儿愚蠢了。

尽管如此，我还是默不作声，敬老尊长是一种礼貌，这点儿道理我还懂。至于小妹，她乖乖地啃着掺了芥末的火腿奶酪三明治，虽然她恨透了芥末。

其实，那一天当中还是有好事降临。当我们正在逛街的时候，我发现了一间巧克力专卖店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，当时我们刚好走过一家大门开启的商店，浓郁的香甜气味不断地从里面飘散出来，一时间，我无法辨认出那是一家什么商店，只知道橱窗里摆满了洋娃娃、纸花、书本和一张放了一组茶具的小桌子。

我故意放慢脚步，让派蒂姨妈和小妹走在前面，然后掉头走向那家商店，在它开启的大门前流连徘徊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嗅着飘散在空气中的香甜味儿。当我凝视着店里的玻璃橱柜时，仿佛觉得在

自己面前的是一家点心烘焙店，因为玻璃橱柜中摆满了浅盘，浅盘中则装着成堆的看似棕色小冰块儿的东西。在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那些小东西以前，就被派蒂姨妈发现我已经从她身边消失了，她转过身，朝着我大叫。

“绝对不可以这样不声不响地从我身边消失，薇拉。”她可能不是故意要这么吼的，但是派蒂姨妈只要一激动起来，嗓门儿就会特别大。“不要让人家觉得你好像一辈子没见过糖果店。”她说。

这阵子，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应付派蒂姨妈的吼叫了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学霍伯姨丈，把声音压低，安静片刻，如此一来，过不了多久，派蒂姨妈就会跟着镇定下来。于是，我用平常那种在图书馆里说话的声调对她说：“派蒂姨妈，这不是一间普通的糖果店。”

“好吧，也许不是。”派蒂姨妈浏览着橱窗说。

“闻闻那种味儿。”我很快地搭腔。

“不晓得那组茶具卖不卖。”

“进去问问看。”我提议。因为派蒂姨妈想要买那组茶具，这使得整个局面全然改观。派蒂姨妈非常热衷于装点桌面，而且喜欢收集瓷器，尤其是那些可爱的小瓷偶。

结果，她不但买了那组茶具，还给每个人买了一块巧克力。“我想，一块巧克力应该不会有有什么坏处吧！”派蒂姨妈说。小妹和我拼命摇头，表示完全没有坏处。

派蒂姨妈将她的那一份留给霍伯姨丈。“我有这组茶具就够了，”她说，“而且，这块巧克力会直接变成我屁股上的肥肉。”我完全同意派蒂姨妈的说法，因为那的确是她最不应该再多长肉的地方。不过，我当然一个字也没敢说。

“这是我吃过的最棒的巧克力了，”在伸手去摸派蒂姨妈手中那团包着巧克力的卫生纸以前，我还先舔了舔自己的手指，“也许，我们应该跟店员买一整盒回家。”

“巧克力会蛀光你的牙齿。”派蒂姨妈说。

“你现在才这么说。”我顺口回了一句。妈妈如果在这里，她也一定会这么说。虽然后来我有点儿想收回这句话，可是已经太迟了。派蒂姨妈以前就完全无法领会妈妈所说的笑话，甚至在看喜剧《干面女郎》的时候，都不曾开怀大笑过。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om>)

文档名称：《屋顶上的小孩》奥黛莉·克伦毕斯.pdf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om/post/4289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